

旗帜与血染的土地

巴尔扎克告诉我们：“**每一笔巨大财富背后都隐藏着罪行。**”国家也不例外。它们的旗帜高高飘扬，但旗帜下的土地却浸透了被驱逐、被征服或被摧毁之人的鲜血。美国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集体坟墓之上，他们的土地被盜，他们的民族被摧毁，他们的土地在星条旗下哭泣。以色列建立在1948年的**纳克巴**（大灾难）之上，当时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家园，他们的村庄被夷为平地，他们的土地被另一面旗帜占有。

这不是意外。这是精心设计的。伊尔贡和莱希，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，对巴勒斯坦人和英国人发动了恐怖战争。梅纳赫姆·贝京——后来成为总理——当时是巴勒斯坦最受通缉的恐怖分子，英国军情五处悬赏10,000英镑捉拿他。在他的指挥下，伊尔贡于1946年实施了金大卫酒店爆炸案，造成91人死亡，并参与了1948年的代尔亚辛大屠杀，屠杀了100多名平民。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在战争期间摧毁了400多个巴勒斯坦村庄。这是以色列扎根的土壤。

罪行并未随着建国而结束——它固化为政策。幸存的巴勒斯坦人被置于军事统治之下。流亡者从未被允许返回。约旦河西岸被定居点和隔离墙切割成碎片。加沙被封锁和窒息，那里的人民仅仅因为存在而受到惩罚。人权组织——国际特赦组织、人权观察、B' Tselem——都将这一制度称为其真实的名字：种族隔离。

现在，加沙已成为以色列道德伪装的墓地。截至2025年8月，加沙卫生部记录了**超过62,000名确认死亡者**，他们的遗体已被找回并识别。其中近一半是儿童。但这只是灾难的表面一层。还有数万人仍未从被夷平的社区废墟下找回，他们的名字未被记录。真实的死亡人数几乎肯定是三到五倍，这一现实只有在国际记者、联合国调查员和法医专家最终获准进入加沙时才会显现。以色列像纳粹一样隐藏其罪行——但历史表明，暴行无法永远隐藏。正如盟军进入集中营时才揭示了大屠杀的全部规模，加沙的隐藏坟墓终有一天将见证罪行的严重性。

符号无法在暴行中存活

我们之前见过这种情况。卐字符曾经在印度、中国和古代世界象征幸福和好运。它装饰了寺庙和神圣艺术数千年。但纳粹窃取了它，将其悬挂在死亡营地上，并用种族灭绝浸染了它。今天，卐字符在西方无法被重新赋予原意。它的原始意义被埋葬在奥斯维辛的灰烬之下。

以色列国旗现在面临同样的命运。曾经作为受迫害民族避难所的象征，它被带到大屠杀、围困和种族隔离墙之上。对世界来说，它不再代表生存——它代表支配和死亡。它的条纹，曾经意在唤起塔利特（犹太祈祷披肩），如今被加沙儿童的鲜血玷污。它的星星，曾经是信仰的象征，如今被武器化为压迫的标志。

就像卐字符一样，它是不可救赎的。南非放弃了其种族隔离时代的旗帜，因为它与种族暴政不可分割。美国南部的邦联旗帜如今被公认为奴隶制和反对平等的叛乱象征。历史也将同样对待以色列国旗：不是希望的象征，而是实施暴行的旗帜。

不可救赎的污点

这一污点不仅属于以色列。它属于人类的良知。允许加沙被饥饿、轰炸和埋葬的世界将背负这一耻辱。正如纳粹罪行永远是忽视太久的世界的一个控诉，加沙也将萦绕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。

没有旗帜，没有国歌，没有精心措辞的演讲能洗去这血迹。历史会记住。而抵抗不仅是权利，而且——正如布莱希特教导我们的——是义务。

正如圣经警告：“你做了什么？你兄弟的血从地上向我哭喊。”土地记得。旗帜记得。清算终将到来。

参考文献

- 莫里斯，本尼。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诞生：再探》。剑桥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哈利迪，瓦利德。《仅存的一切：1948年被以色列占领和清空的巴勒斯坦村庄》。巴勒斯坦研究所，1992年。
- 塞格夫，汤姆。《1949年：首批以色列人》。自由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MI5档案，英国国家档案馆：关于梅纳赫姆·贝京的悬赏（1944–1945）。
- 帕佩，伊兰。《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》。一个世界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国际特赦组织。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：支配的残酷体系与反人类罪》。2022年。
- 人权观察。《跨越门槛：以色列当局与种族隔离和迫害罪行》。2021年。
- B’ Tselem。《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犹太霸权体制：这是种族隔离》。2021年。
-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（OCHA）。《加沙危机报告》，2023–2025年伤亡数据。
- 赫勒，史蒂文。《卍字符：无法救赎的象征？》。Allworth出版社，2000年。